

LITTERAE
ENCYCLICAE

“DIVINI ILLIUS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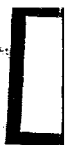
PII PAPAE XI

一十約比宗教
牒通育教

Diei 31 dec. 1929

日一十三月二十年九二九一

CURA COMMISSIONIS SYN. EDITAE



MG
G40-01
26

聖 教 的 會 教 育

▲ 教宗比約十一世通牒 ▼

● 論聖教會的教育 ●

可敬諸神昆，可愛諸神子，予祝汝衆安好，並降以宗徒遐福。

神師耶穌在世時，固以無限慈愛，愛護全人類，雖是罪惡不堪的人，亦未曾摒絕；但他對於孩童的愛情，尤其懇切，曾說過這樣充滿慈愛的話：「你們任憑小孩子上我跟前來吧。」余爲神師耶穌現世的代表，每遇順便機會，也必要表現對於孩童慈愛的心腸；聚精會神，替他們經營打算，關於聖教會的青年教育問題，給他們製定極適當的規條。所以屢次引用神師耶穌的言語，囑咐，勸勉，開導，向青年們及他們的父母師長，說過多少有益的語，討論聖教會的教育。

討論聖教會教育的動機

余如此的操心，如此的辛勤，不願順利不順利，原是爲盡余爲公父爲司牧的責任。就如聖保祿宗徒所說：「無論順逆，常要努力奮鬥；以恒忍及各樣教訓，申斥，央

教宗比約十一世通牒

求，責備。」如今的時代，更要緊如此：因爲有許多人，雖在極重要的問題上，也竟沒有個清楚的了解，缺少正直的審斷，實在可惜。

現今時代的景況，各處學校問題，教育問題的紛爭，還有諸位可敬神昆，你們及你們所屬，誠懇向余表示的希望，並余對於青年熱烈的慈愛，都催逼余，一再審量解決這個問題。但這問題的學理和應用，其範圍之廣大，幾於不可限量。余並非要全部澈底講究；不過要把重要的原則和方法，簡明的討論一番，並把其中所包括的，和歸于應用的事項，陳說明白就是了。諸青年，及負教育青年責任的人，可以此諭當作，余頒受鐸品五十年慶期，特賜的紀念品。

誠然，關於教育問題，從來沒有發生過，相如今這麼大的紛爭。故此到處，都有些個改良教育的教師；他們對於教育，打算擬定一些新計畫，新方法，他們誇張用這些新計畫，新方法，決可以得到更順利更有效的教育，



3 1795 7380 7

足以使日後的人衆，得着現世可享的幸福。

這件事的原因，實因人乃天主所造，肖似天主，將來還要享見至完備的美善；天主。人從現世一切事物的繁華發展中，很容易理會，表面的福樂，不能叫個人，叫公衆，得着真實的幸福；於是他們越發覺着，造物主所賦與人性，急切向上的激勵，時時謀求一種更完美的生活法，便想在教育上去尋找他。但其中好多人，可說是過餘以辭害意。他們認定這完美的生活，單根據人性，並且單靠人性的力量，可以叫他實現。因此這些人，他們的眼光，他們的心意，既不歸向萬物的原始，萬物的終向，天主，只是全心倚靠虛幻的世物，只是仗恃自己，很容易走入歧途。於是常覺心內猶豫煩悶；終須把他們的心思力量，歸向諸德的正鵠天主爲止。就如聖奧思定的名論所說：「主，你造了我們原是你，我們幾時不歸向你，我們的心是不得安的。」

聖教會教育的體質緊要和尊高

所以在關係教育的事項上，不被欺哄，和不背離最高無上的終向，是同樣極有關係的；因爲不拘任何教育的工

作，都必須歸向這個最高無上的終向。各樣教育的方法，原來都是爲造就人，現世應有的態度，好能達到；造物主與他指定的，最後的終向。那末絕不能有一種真實的教育，完全不顧最後的終向的。況且自從天主，用他的惟一聖子，宣布了他自己，是道路，是真實，是生命，在現世事物的秩序中，除了聖教會的教育，自然不能再另有一個圓滿純全的教育。故此聖教會的教育，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，原是顯而易見的。因爲這種教育，不但關係個人，而且關係家庭和社會的團體。家庭社會團體的精神能力，完全是由個人的精神能力生出來的，以個人的精神能力爲原素。從以上所說的原理，便能明瞭聖教會的教育，超出各種教育以上，實是因爲他最注重，使受教育的青年，得着至大之善，即是天主。並且按現世之所能，與人類社會，貢獻極大的利益。假使推行這種工作的人，他們服事天主，完成個人和社會的進步，必然能得的效果更大。因爲教師，陶成感化青年的心志，足以指導他們將來生活的程序。正如知識經書上所說的：「幼年遵循的路程，雖老不離。」聖若瑟基所，

論教育青年，寫的很有理：「還有什麼，比指導幼年人的心志，陶成他們的品行，更大的事呢。」

到底爲發明聖教會教育的廣大，價值，和他超性上的尊高，再沒有比吾主耶穌極親愛的言語，更有力量的。耶穌好似拿孩童們當了自己說：「無論誰，爲我的名字收留一個，像這樣的孩子，就是收留我。」

但是在這極關重要的工作上，爲避免錯誤，並賴天主聖寵的提攜，得着順利進步的正道，最要緊察看清楚的，就是聖教會的教育，原是什麼，根據什麼原理：這便是說的，教育的職務歸誰，誰要緊受教育，此外要緊有什麼光景，並且按天主上智安排事務的秩序，聖教會的教育，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宗旨。

教育的職務歸誰

教育的職務，不歸於個人，必該歸於社會。重要的社會，却有三個，他們彼此雖然各自別，但天主的聖意，却要他們彼此有相當的連貫。人一生在世上，便處這三個社會權下。其中兩個是本性次第中的：就是家庭和國家。第三個是聖教會，乃是超性的。家庭佔首位，是因

教宗比約十一世通諭

爲天主設立了家庭，給他指定了宗旨，原爲使他盡傳生教養後代的責任。所以按他本然的性質，他的權利就超越國家社會以上。然而家庭，却不是一個完備的社會，因爲，爲達到他最尊高的宗旨，當用的方法，他不能完全自備。國家的團結，却是一個純全完備的社會，因爲他的能力，爲得他的終向，即是公共現世的幸福，原有一總緊要的方法。爲這個緣故，國家超勝家庭：家庭實賴與國家的連絡，纔能妥善完成他的組織。第三個社會是聖教會，人類聖洗的洗滌，在這社會中，得着聖寵的生命；聖教會本是超性的，包括普世的人類；且又是完備的，爲達到他的目的，即是人類永遠的安甯，他自有一切的方法，所以他在次第中最尊高。

故此教育，既是施行在完整的人身上，就是不論是個人，是國民，在本性的階級上，或在超性的階級上；按天主的安排，自然這三個緊要的社會，各有各的終向，均平都有教育的職務。

聖教會教育的職務

到底聖教會教育的職務，因着兩種超性的名義，佔了更

優勝的位置。天主把這名義，只給了聖教會，所以比任何本性的名義，更尊高，更有價值。

一 優勝的特點

這種名義的首要理由，是根據他至高師職的權利和責任。當初耶穌，建立聖教會，付與聖教會師職的時候，曾說過這個話：「天上一地下一總的權柄，都給了我，所以你們當去教訓萬民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他們授洗。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要教訓他們遵守；我就同你們日日相偕，直到世界窮盡。」耶穌基督，吩咐他教訓萬民的時候，同時也賜與這師職，一個不能錯誤的恩典；故此聖教會，原是耶穌建立的眞道的根基砥柱，使他教訓萬民，信仰天主，使耶穌付與他的寄托，不受傷損；並且按着天主默示道理的規範，指引衆人，及人類互相來往的行爲，全要合乎良好的道德，完整的生活。

二 超性慈母的地位

這名義的第二個理由，是根據超性慈母的責任。聖教會原是基督的淨配，就因着這慈母的責任，把聖寵的神生命，傳與世人，並用聖事及他的訓誨，養育提攜這

個生命。故此聖奧思定說：「凡不認聖教會爲母的，他便不能以天主爲父。」這話說的很有理。

聖教會，在一切施行教育職責的事務上，即是在栽培信德，訓導品行上，天主親自使他分享神師的職權；並因天主的特恩，他也不能外錯。故此聖教會，是人類至大至可靠的教師，自有不可侵犯的權利，施行教誨的自主。因此可知，聖教會，無論是在他教育職權的根本問題上，或在施行這種權利上，於一切關係他職權的事件，並爲施行此種職權緊要或附合的條件上，當然不屬於現世任何權利之下。至論關於其他訓練，及人類的制度，既係個人及社會公共同共有的權利，聖教會故此也有主持這些訓練的權柄，並不妨碍任何主權。尤其還有權柄，審查這些訓練，是否能與聖教會的教育併行，或與聖教會的教育反對。他有這種權柄，原是因着，他既是完備的社會，對於選擇他應用的保護幫助，以得他的終向，當然他是自主的。其次，是因爲，任何規則制度，即人類的一切行爲，都該趨向最後的終向，是不得不服從神律的命令的。聖教會却是保護解釋神律，絕不能錯的朋

師。

前任教宗比約十世，對於此事發表的意見，更覺清楚：

「凡是信仰聖教會的人，他的一切舉動，雖是辦理俗事，也不可忽略了，那些本性以上的美善；並且該按聖教會明智的規矩，把諸事都歸向至大的美善，當作最後的終向。他的一切工作，在道德的程度上，或善或惡，就是說的，與神律性律，或合或背，都該受聖教會的裁判管轄。」

再說還有一位世俗人（滿則尼），原是超羣的著作家，對於觀察真理，很是精細正直的。他如何澈底明瞭，解釋了聖教會根本重要的道理，很值得把他的意見記述出來：「聖教會對於道德學，不但主張歸於自己，而且申明自己有的獨完全。聖教會却總不肯說，凡離棄聖教會慈母懷中的人，不能認識一個生活正路的真理。並且這種意見，雖有人根據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提議出來，聖教會却一再的駁斥了。到底聖教會，可是自古及今，以至永遠，常決定的承認，獨他自己，因是耶穌基督所建立的；又因耶穌之名，從聖父領受了聖神，直接得了

道德完全的真理，永不能失。在這真理中，包括凡人類，因本性明悟的引導，所能得的，或是天主默示的道理，或是從道理中，能引出的，各式各類的真實。

三 聖教會教育權的範圍

至論文理科學藝術，為聖教會的教育，及救拔人靈的一切工作，只要是要緊或有用的，聖教會都提倡。故此開設學校，輔助教育，為能教授各類學科，完備各級學制。至於體育教育，亦不應認為聖教會教育範圍以外之事，因他對於聖教會的教育，也能有利的關係。

聖教會各類教育的工作，為不信仰基督，自求喪亡的家庭或民族，實在也有很大的利益：按聖依拉戀的意見：「再沒有比不收留基督，為世界更是凶禍的。」而且為國家處理政務，絲毫沒有妨礙：因為聖教會，原是極明智的慈母，絕不限制為教育俗人的學校，服從各國政府合法的規定，並且常希望與執政者協力合作。即或偶有衝突，也希望共同協商辦理。

此外聖教會，原有防範合盤教育的權利和責任。這種權利責任，並不能卸脫或推委。在於任何公立私立學校中

，對於他的子女信徒，不但當注意所教授的宗教道理，連一切普通的科目，只要與宗教或道德的條節有連貫，決不能不過問。

聖 教 會 的 教 育

到底聖教會施行此種權利，不可視為干預他人之事，實係一種慈母的照顧，保護他的子女，於完美的教義，聖善的道德，不受流毒的災害。聖教會的這種防範，不但絲毫確實障礙，不能因之而有。且對於家庭社會的秩序昌盛，實有很大的效力。因為青年無知，最容易受沾染，甚至於演成終身的惡習慣。聖教會的防範，能使青年不受這種毒疫。按教宗良十三世的遺訓：「幾時廢弛了聖教會和道德的純正教育，人心志的訓練，是必要失敗的。幼年人既沒有敬畏天主的心，他們絕不能承負高尚生活的規則。既不能勇敢敵抗他們的私慾，很容易到了擾亂國家的地步。」

聖教會所有教育的職務，按基利斯督「教訓萬民」的命令，並沒有地點時期的限制，當施與萬民，世界上不拘什麼權柄，也不能合法的抗拒阻止他。但是首先顧及信友，聖教會就如慈母，為他們特別經心掛念。此外在各世

紀中，為他們的利益，也設立或擴充了許多各級各科的學校。就如前不多時，遇着機會，余曾說過：「中世紀時，隱修院，修院，聖堂，聯結的堂口，大堂或大堂以下的教務會，原是很多的，（竟有人說是太多了），這些處却都有學校，任宿舍，學生教育訓練所。此外還應加上，宗座或聖教會，在各處發起建設管理的大學。這種極美麗的景況，真是無時無有，至論而今，更是有可觀，因為現今所有的，按時勢的環境，更是完備。凡是研究比較這種成效的人，他們都驚訝不止，讚嘆聖教會。在這種事上，創辦了多麼大的事業。如何盡了天主付給他，訓誨人類社會，求神聖生活的職務；得着如何大而且多的美滿效果。其實聖教會，按他的責任，把所教育的學生，聚集起來，無時無處，不是成千累萬；這事人既不能不驚異，那末聖教會為教育青年，並把真實純正的訓練和道理，施與他們，所作的種種事業，人更是要奇異的了。因為聖教會，自從文化未開的時代，即能使文學哲理藝術顯著於世。至論建造學，尤為聖教會的特長。故此社會文化學術的寶藏，得以傳流至今，是必該

聖 教 會 的 教 育

歸功於聖教會的經營保持。」

聖教會，所以能辦，也實在辦了這些事，原是因為，連外教人，也在他所得的教育職務範圍以內。因為人類的終期，原是爲進了天主的國，得永遠的救贖。就如現今聖教會的傳教士，在外教的地方，設立許多宣傳信德的學校，自恆河兩岸至到黃河，及南洋羣島，自斐洲大陸，至南巴塔哥尼亞，及寒帶阿拉斯加。從前聖教會，也是如此，用他的宣傳福音的人，教誨各民族，聖教的神生命和文化，世界現今的奉教國，就是從那時組織成的。

所以教育的職務，按權利，按事實，有一種特別的理由，該歸於聖教會，原是確定無疑的。並且凡是心無偏見的人，他必不能思想出一個正當的理由，來反對阻撓聖教會，這種叫人類社會，現今得沾實惠的工作。

四 聖教會教育權與家庭教育權相協和

況說聖教會這種特殊的權利，不但不與家庭國家的權利，互相衝突，反到極相符合；並且與個人所有的權利，保留個人智識，及研究智識所用的理論科學，並任何教

化心志的正常自由，亦皆符合。但爲即時證明此種協和

的根本緣因，須知聖教會的權利，所根據的超性的次第，絕不破壞或減損，前所述的其他權利，所歸依的本性的性質品位的相幫，彼此補其不足。因爲都是從天主而來，天主絕不能自己相反自己：「天主的一切工作，原是完備的；他的各種方法都是公正的。」

如今若分別討論，歸於家庭和國家的教育職務，自然這個問題，就更清晰了。

家庭教育的職務

聖教會和家庭，既是同樣由天主而來，他們的職務，原是密切相和的。實因天主在本性次第中，直接把滋生的能力，付與家庭；這原是生活根源，所以也把教育生活的職務，和維持次第的權柄，一同付給他了。

一 家庭教育權大於國家教育權

聖多瑪斯聖師的意見，素常很精確，言論也很高超；他論這件事說：「萬物的根源，本來是天主；但生身的父親，却特別的分擔了人類根源的分子，父親也成了傳生

教育訓練，及一切完成人生的根源。」

所以家庭，直接由造物主，得了教育子女的職務權利。這種權利因和極重大的責任相連，絕不容拋棄；且又超越任何社會國家的權利以上。故此世界上，不拘什麼權力，也不可侵犯他。

二 家庭教育權雖不可侵犯却不可自行獨斷

聖多瑪斯，論這種權利的神聖，說：「兒子本然是父親的份子，按性律，在開明悟以前，須由父親管理。故此若在開明悟以前，使他脫離父母的管理，或相反父母的心意，爲他擬定什麼規則，是一件反對本性公義的事」。爲父母的，既負這種管理的責任，直到子女能以自立爲止，自然他們教育子女的權利，也該延長到此時，他是不該侵犯的。聖多瑪斯說：「性體不是單爲傳生兒女，還希望把兒女引導提携，到人類所造就的完美狀態，即是道德的地步。」

因此聖教會，按他法律上的明智，在聖教會的法規上，極清晰的，極完備的，載明此項規定：「父母負極重大的責任，須極力管顧兒女宗教，道德，體育，公民的教

育，並且還該照料兒女現世的福利。」

在這件事上，普世人類的思想，原是相符的。所以凡敢說，兒女原屬於國家，並非屬於家庭；國家有絕對教育權，這便是明明反對人類公同的思想。這等人所據的理由，是人生來即是國民，所以開始就屬於國家。這種理由，沒有絲毫價值，他們決未設想，人尚未作國民以先，便該生活；給他生命的，不是國家，乃是父母。教宗良十三世說的很對：「兒子是父親的份子，也好像是擴大父親的人位。若要切實點說，兒子不是藉着自己，却是藉着他所由生的家庭，組成了國家，成爲社會的份子。」故此「國家，實不能取消或攘奪父親的權柄，因爲這個權柄，和人的生命，是從一個根源來的。」這也是教宗良十三世在那通牒上說過的。到底可不能因此，就以爲父母所有的教育權，是絕對的，是獨尊的。因他原該緊緊符合於人最後的終向，屬於性律神律以下。就如教宗良十三世，在別的一個很可記念的通牒上，討論奉教國民的重要義務時，也曾提到父母所有的權利責任的大概：「父母根據本性，就有訓誨他們所生的子女的權

利；天主的恩惠賞給他們兒女，是有終向的。他們既得了這責任，就該教養訓誨兒女，合於這個終向。所以爲父母的，要緊努力，在這類事上，不以任何侵犯，也該極力保持，按聖教會的規則，引導兒女的權柄。這原是他們的責任。特別是還該禁止他們的兒女，不入有危險的學校，怕他們沾染罪惡的流毒。」

到底還該注意，家庭所擔負的教育責任，不但只是宗教和道德的教育，並且也包含體育和公民的教育，特別是與宗教道德教育有關係的部分。

三 尊重人權的國家承認此種權利

其實這種不容反對的家庭教育權，在尊重性律的國家，原是一再正式承認了的。我們可以從現今各國中，取一個榜樣：亞美利加的合衆國司法院，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時候，聲明說：「國家絕無全權指定惟一的模式，令人都該照此樣式，教育青年；也沒有權力，強迫青年，只准在公立學校受教育。」所根據的理由，却是由性律引申出來的：「兒童原本不是國家制造的純單物，養育管理他的人，便有與這極高責任相連貫的，教育兒童

的權利；並爲盡這種責任，也有籌劃的權利。」

四 聖教會保護家庭教育權

國家的執政者，尤其是最近時代，史事作證，常有侵犯了，或仍繼續侵犯，人類造物主付與家庭的權利。到底聖教會，時常庇護保障這種權利，也有真確的事實。至論家庭，誠懇信任聖教會的學校，更能使史事的證據確鑿。就如前不多時，余與樞機主教國務總理寫信說：「家庭立刻能明瞭事實的景況，並且自聖教初興，以至到現今的時代，爲父母者，雖然信德薄弱，或毫無信仰，却道發護送他們的兒女，入聖教會所設立，所管理的學校，受教育。」

因爲父親的感覺，誠切傾向聖教會，這原是天主所賜的。他知道自己在聖教會內，能得着家庭權利的保護，也能得着，天主在事物的順序中，所安置的和平。聖教會明知道他的職務，是管顧普世人類；他的責任，是使普世人類，都信仰唯一真教。但他雖然不斷的保持他的權利，也常提醒奉教的父母，使兒女領受聖洗，受聖教會教育的責任；到底他却極尊重家庭教育的自然權利。故

聖 教 會 的 教 育

此，若沒有真正緣故，沒有詳細審查，他不肯，在外教人的兒童，能以自己定奪，能以自由奉教以先，給他們付洗，或擔負教育他們的責任。

故此如在前曾提過的書信中，我們所理會的，却有兩件極有關係的事，是極清楚的：就是「聖教會，常為家庭的益處，表顯自己是位教師，管理教育：家庭也都信任聖教會的教育，把成千累萬的子弟，託與聖教會教導」。這兩件事情，便能表示一個，在道德和社會的階級中，極有關係的實理：就是教育職務，按本性和超性的權利，特是聖教會和家庭最宜執行的；所以也就不受任何取締侵犯或刪改。

國家教育的職務

這種特歸於聖教會和家庭的的教育職務，據我們看，為國家有很大的利益；對於國家，按天主安排的次序，所有關於教育真正的權利，絲毫害處也沒有。天主把這權利也賞給了國家，却不是和聖教會或家庭，以父親職權的名義；但是因為他有提倡現世公共利益的權柄；這原是他本來的宗旨。從此可知，教育歸於國家的樣式，並不

是如同歸於聖教會或家庭，一般無二的；乃是另一種，與國家本來宗旨相符的樣式。

一 公共的利益

這個宗旨，即是現世公共的福利，却在於使家庭及個人，於施行他們的權利上，享受安寧和保障；同時使眾人協力合作，達到，在這暫時生命中，所能得的，超性和暫世事物的發展。故此國家所有的權柄，他的職務，原分兩種：

二 兩種義務

就是保護和提倡。決沒有把家庭及個人吞併，或代替他們的權利的職務。故此國家對於教育，所有的權利，更好是說，所有的責任，是用法律保護，更佔優勢的，家庭權利。前已提過，就是按聖教會的規則，教育子女的權利；尤其聖教會，施行這種教育，所有超性的權利，國家有服從的責任。

並且假如有時父母，因着無知無能，或實際上或形式上，缺了他們的本分；保障子女的權利，也是國家的責任。就如前頭已經提過，父母的教育權利，原不是絕對

的，也不是獨尊的，該違本性超性的法律。所以不但屬於聖教會的權柄裁奪以下，為公共的利益，也屬於國家監察保護以下。實是因為家庭，並不是個完備的社會，他本身不能有一切緊要事件，以圓滿完成自身。在此種光景上，而這光景却是很少，國家便不是侵佔家庭權位，却是為尊重子女本性的權利，和聖教會超性的權利，用適宜的方法，來補救照管這種需要。國家的權利和責任；概括說，是按着理性和信仰的規則，保護青年道德和宗教的教育，除滅公眾妨害此種教育，所有的事項。國家特別的責任，按公共利益所要求的，是用各樣方法，提倡教育，訓練青年。首要的，是該保護相帶，聖教會或家庭創辦了的事業；這些事業，歷史和經驗都證明是很有效力的。其次是在某處：這種事業尚未興辦，或不完備，國家該補充之，還該出資設立正式的學校學院。因為國家的財政，自然此私人充足。這項為公共需要收入的財物，當然該為捐納此款的人，為他們的利益使用，纔合情理。此外國家能假定規，國民在受科學倫理體育教育之後，督促他們熟悉公民及國家的權利；這原

教宗比約十一世通諭

是很重要的，特是如今的時代，為公共利益，是所必需的。然而很明顯的一件事，就是國家用各樣方法，在公立私立學校，提倡教育訓練的事上，不但該尊重聖教會和家庭本有的權利，施行聖教會的教育；還該維持他們所有的名分。故此，國家若把教育訓練的事項，全都包攬起來，以至於實際上或形式上，強迫家庭，違背着教友良心上的責任，取消他們合法的選擇權，把他們的子女，都該送入國立的學校，這是悖理行為。

三 國家能專辦何種教育

到底此事並不阻止國家，為正當治理國務，為維持內外治安；諸如此類，既為公共利益什分要緊，便該有專門人材，和特別籌備，設立為預備某種職務的學校，特別是軍事學校，只要在一切歸於聖教會或家庭的事項上，國庭慎防不侵犯他們的權利。此處余再提醒一件事，也很有益處，就是現今的時代，時興一種民族主義，不但無節無度，諸多錯誤，還妨害真實的安寧和昌盛。在他們稱為軍事訓練的體育教育上，常是過度，不但男生該受訓練，還有時相反着人事的性質，訓練女生。在主日

上，把專務神工，治理家務該用的工夫，屢次叫體育教育給耗費了很多。余此處所願指責的，不是正當訓練的方法，或合理的心志勇敢，乃是那些無節無度的事情，比如強橫的精神，這種精神，和心志堅決，及為保護國家，維持秩序，極高貴的尚武精神，絕不一樣。余同時也不贊成過餘獎勵比賽，連外教文學的時代，真正的體育教育，也是因此衰弱失敗了的。

此外，不但青年人的教育，連各等年級，各等狀況的人的教育，凡可稱為公民的，都歸於社會國家。這種教育，按積極方面，在於與屬於社會的人民，指定普通的教材；這類教材，使明悟得着事物的觀念知識，並激動覺官，足以牽引心志向善，而且是情理必然的。按消極方面，在於預防阻止一切的障礙。公民教育實際上，很寬廣，很複雜，差不多把國家為公益的一切工作，全包括在內。既該與公平的法律相符合，便不能與天主所立，為法律明師的，聖教會的道理相違抗。

四 聖教會與國家相連絡

以上所論，國家於教育上，能施行工作的一切事務，全

倚恃聖教會論建設基利斯督國家的道理，為堅固不變的基礎。這道理，前任教宗良十三世，在 *Inmortale Dei* 及 *Sapientie christiane* 通牒上，陳述的很清楚。教宗說：「天主安排了兩種權柄，治理人類：一是聖教會，管理神事；一是國家，管理人事。這兩種權柄在本類上，都是至大的，各有他範圍的準界限；而且按每個的本然性質和原因，這個界限原是確定的，就好像劃定一個區域，各權柄的工作，以本然權利，在區域內施行。到底因為這兩種權柄的命令，都施在同樣的人身上，而且因為能遇着同樣的一件事，雖然情形不同，却是一樣事，屬於這兩權柄的裁奪之下，至明智設立這兩種權柄的天主，必該按妥善的順序，安排他們的道路」。聖保祿說：「現在所有的權柄，都是天主建定的」。然而青年教育，實是歸屬聖教會和國家的，諸事中的一件；不過如前所說，歸屬的情形不同就是了。教宗良十三世又說：「故此在這兩種權柄當中，要緊得有一個規定的連絡，這種連絡，正好比作人靈魂和肉身相連貫的結合。至論這種連絡，是怎麼樣的，是多麼大的，除非按前所

聖 教 會 的 教 育

說，回顧這兩種權柄的性質，審查他們的高超，和他們終向的尊貴，用別的法子是不能定斷的。因為國家的權柄，直接最大的宗旨，是照管暫時事務的利益；聖教會權柄的宗旨，是尋求天上永遠的福樂。所以凡是在人類事務上，可稱神聖的，或是與救靈魂恭敬天主有關係的，不拘是按他的本然，就歸於此類，或是因着他趨向的目的，可認為歸於此類，都在於聖教會布置權限中。其餘國家政治權利範圍以內的事，當然屬於國家權利之下，因為耶穌基督督會命，責撤肋的歸責撤肋，天主的歸天主。

不拘何人，凡不肯承認此種原則，因此也不肯把這原則實施在教育上的，他必然要否認基利斯督，為人類永遠的救援，建立了聖教會。也必要確認社會國家，不屬於天主，也不屬於他的性律神律以下。這實在是一個顯明的罪惡，也很反對健全的理性。至論關於教育，為青年正當的訓練，極端有害；而且為國家本身，及人群真實的順利，也有無窮兇禍。反之若實現此種主義，為國民正當的訓練，必有極大的裨益，這原是事實和各時代的

教宗比約十一世通諭

歷史明白作證的。故此聖教初興的時節，忒滔良用他的保教書，及聖奧思定，活着的時候，都能對聖教會的仇人置問說：「凡說基利斯督的道理反對國家的，就請他，按基利斯督的道理，編制一個軍隊；請他全按基利斯督的道理，命該怎麼樣的；照樣造就成同樣的籍民，丈夫，妻子，父母，兒女，主人，奴僕，君王，判官，及至清償債務，納稅，收稅的人，然後他們再敢說聖教會反對國家：恐怕他們反倒要毫不遲疑的，承認聖教會的道理，若是好好服從，為國家原是一難得的救星。」但因討論的問題是教育，此處恰好提述，聖教會的著作家，在近代文學復興的時節，如何格外的發揚了聖教會的真道，而且以事實做證。樞機西爾位安多尼亞諾，原是極熱心極博學的著作家，對於聖教會的教育，功勞也很大；他是極著名的教育家，聖斐理伯內利的徒弟，也是聖加祿包羅門的師傅，且給他充當拉丁文函件的秘書，因聖加祿的懇切請求，著了一本金書，名叫「聖教會子女的教育，」在這書有這段推論：

五 與聖教會合作的緊要和利益

聖 會 的 教 育

「現時的統治，越與宗教的統治相協合，並且越輔助發展宗教的統治，為保護國家力量越大。因為管理聖教會的，幾時按他的終向，用神權和超性的助力，謀求造就好教友，同時自然而然的，也要造成好國民，合乎國家權柄下當有的式樣。因此還有這種光景，就是在羅馬聖而公會天主教的國中，良民同好人，是一件分不開的事情。所以凡把如此相連的事給分開的人，並想不用那所以造就好教友的方法，而想另用別的法律，別的規則，可以造就好國民，他們實在大大的錯了。人類的明智，不拘怎麼宣傳辯論，其實凡與平安和永遠的真幸福，相背馳，而且相衝突的事，絕不能貢獻現世的真和平真安寧。」至論聖教會完全絕對的教育使命，為國家為科學，及科學的研究方法，毫無可怕懼的。因為聖教會的學校，所有的各級教授各種科學，決不需要辯護。他們在眾人前所得的好感，所享的榮譽，所贊助並所發生的許多新知識，尤其是所貢獻於政治，職業，教育，及人生各類事業，富有學識的人材，都足以誇揚他們的光耀。這些事蹟，完全是瓦諦岡大公會議所決定的那端道

理，極顯明的證據：「信德和理性不但不能彼此反對，反倒彼此相成：因為純正的理性，證明信德的基礎；並因信德的光照，研究超性的學問。信德却保護救助理性不染錯誤，加增理性許多知識。故此聖教會決不致於妨礙人類藝術科學的文化，反倒以各種方法輔助他發展。因為他並不輕視，不忽畧，關係人生的利益，還承認這些科學文化，既是從知識之主宰天主而來，若妥善研究，賴天主聖寵相幫，還能歸向天主。也不阻止各種科學，在他們的範圍以內，引用本然的原理方法。但他雖承認這正當的自由，却謹慎防備，不許科學沾染什麼謬理，攻擊天主的道理，或是出了他們的界限，霸沾，擾亂屬於信德的事項。」這個提倡科學的正當自由的標準，同時也是教授訓育的正當自由，不容侵犯的標準。所以幾時傳授學問與人，便該遵守這個標準，尤其教授青年，更有公義上重大應守的責任。實因教師，不論是官派的，是私聘的，他們的教育權，只是分享一部份，並不是完全絕對的。且因聖教會的兒童青年，他們都有極神的權利，享受按照聖教會的道理，真理的基礎，的教

育。凡是妄用青年對於師長的信仰心，或利用他們不明事理，偏於虛妄的絕對自由，敗壞他們的信德的人，實是加給青年極大的傷害。

教育的目的

實在總不可忘記聖教會的教育，教育的是整個的全人，就是靈魂和肉身相結合成爲一個性體的，具有靈魂和肉身各種能力的人。這些能力或由人性而生，或超越人性以上，一如我們用純正理性，或因天主默示，所認識的人：就是那失落了原先的尊貴地位以後，基利斯督把他救贖出來，又把他安置在那超性的地位，成爲天主的義子的人。到底却未曾把先前，肉身不死，靈魂平靖完美的特恩，從新還給。故此因惡當的罪過，傳入人性的各種凶惡，特是志意的衰弱，心情的私慾，仍存在人身上。但是兒童心中沾染的愚昧，用訓練的箠杖，便能驅逐他。所以從幼稚年齡，就該改正他們向惡的偏情，鼓勵向善的意志。尤其是該用天主指示的道理，啓發他們的明悟，用天主聖寵的相幫，堅定他們的意志。因爲若是缺少了天主的聖寵，不拘誰也不能約束他的貪欲；也

不能完全實現，聖教會的訓練栽培。爲此基利基督，付與聖教會天上的道理和聖事，使他成爲人類有能力的教師。

一 自然教育的錯誤

爲這個緣故，教育兒童的各種方法，凡是只仗本性的力量，輕視忽畧天主所付，爲造就信友生活的方法的，全是虛假而且多錯誤的。同樣教育青年的各種方法，凡否認或不注意，原祖與後代遺留的原罪，也不承認天主的聖寵，只是完全倚仗本性的能力的，實是大大的背離了真理。還有現今宣傳的各種名目的學理：他們的主張是，任何訓育的完全基礎，在於使兒童，以自己的聰明，自己的意向，隨便訓練自己，不必仰賴尊長教師的指教，用不着法律及人類的相幫。諸如此類的事情，倘若有個確定的範圍，就是這類的形式教師，希望青年們，年歲越大，知識越廣，越自己努力個人自身的訓育，同時也使兒童的教育上，除了合理的訓戒以外，免去強迫和嚴厲，這原是對的，並且也不新奇，因爲聖教會也是如此主張。聖教會的教師，按着先人傳留的風俗，

聖 教 會 的 教 育

也保持了這種辦法，這原是效法天主，天主願意受造的萬物，尤其是人，該按着他們本然的性質，爲他們自己出力，因爲天主的上智，「從這個目的達到那個目的，固然極其有力，然而支配萬事却是很溫和的。」

然而若是仔細思想，這些話的原來意思，細看這些事實，明顯着許多這類人的意向，不是別的，只是要叫兒童的教育，與天主的法規，脫離關係。故此近來便發顯了一件新奇的事，有許多教育家，哲學家，他們勞心費力，尋找一本，訓育青年的書，來傳布：好似並沒有天主十誡上的命令，並沒有聖經上的勸諭，連天主深深在人心上刻上的，又用理性宣布了的，且親自在十誡板上頒定了的性律，也並沒有似的。因此也有些這類的新教育家，只因聖教會所用的兒童教育法，是根據天主的權柄和神聖的法律，他們便輕慢小看，用侵畧，幼稚，落武，等等名稱來稱呼他。

在這件事上，他們實在錯誤的很可憐，因爲據他們說，是提倡恢復兒童的自由，究竟把兒童陷入狂傲縱慾之中。按他們的謬論，人性不該受法律約束，這些偏情，乃

人性的一種需要，自然便該認爲合理了。

但有更大的錯誤，就是這類教師，因着他們的錯誤，雖是徒然，却膽大妄爲，要用塵世的研究，本性的經驗，考查兒童教育上，屬於超性界的事務。比如，入會修道的神召，及一切天主聖寵，在人心中的神妙工化。這些工化，雖然提高了人性的能力，但是遠遠超過人性能力以上，不論如何，決不能服從物理的法律，因爲「風要在那裏吹起，便在那裏吹起。」

二 性教育的危險

到底禍患更大的，是那些主張，全隨本性引領的思想和學說，已經侵入人類教育裏，關於道德廉恥最艱險的一部份。因爲到處都有很多人，昏愚無知，不顧危險，主張提倡性的教育。他們錯想自己，拋開宗教和孝愛的保障，單用本性的法術，便能預防青年不受私慾邪情的害。遂把危害的知識，不分性別，灌輸在青年腦海中。最可惡的，是老早就給他們縱慾的機會，按他們說，爲使青年的心意，在這類的事上習慣了，自然對於性的衝動就不受害了。

這等人最大的誤點，在於不承認人性生來的軟弱，也不承認我們肢體上所有的法律，按聖保祿的話，這個法律相反良心的法律。並且連我們素日所經驗的，他們也愕然否認，就是青年人較比別人，更屢屢陷入邪途，不是因為知識不足，實是人為意志軟弱，易受勾引，離棄天主的相幫。

對這件極不容易的事，審量各種情形，如果那些，由天主領受了教育兒童的責任，同時也得了相當能力的人，該當於合式的時節，訓誨一個青年，他們必該用「聖教會的教員所習用的，防範的方法。安多尼亞諾描寫這些方法說：「我們的軟弱，和我們向惡的偏情，到了這樣可憐的地步，甚到於連改正罪惡的好主意，也能成了引誘犯罪的機會。故此該如同明智的父親，幾時若向兒子談論這類醜陋的事情，必定很加小心，決不致於，把這類可怕的瘟疫，傳染了普世所用的方法，都叫兒子知道，怕的是，正打算滅邪情的火，反倒在兒童軟弱的心中，把將息的火又點起來了。簡便些說，幾時指教兒童，單用引領他們心中愛清潔，禁止他們犯相反清潔的毛病

，所用的方法就足够了。」

三 男女合校的誤解

還有一種教育青年的法式，也是很錯誤的，並且與聖教會的教育有害，即是素常說的男女合校。主張這種法式的人，許多是因為不思想或不承認，人生來都受了原罪的沾染，到底大多數，是因為受這種概念的煽惑，以為人類合法的家庭，好似完全平等的男女隨便的結合。其實萬物的主宰天主，願欲男女正式共同生活，只在合法的婚姻中，從此在家庭中漸次的分散開。就人性看來，從人性所生的男女，軀體，性情，資質大不相同，實不能尋出一個，該當以共同一致的教育，造就男女的理由。但是天主的上智，安排男女兩性，是為他們一在家庭，一在社會，彼此補其不足；也正因着他們心身上，彼此所有的不同，更能善盡這個責任。為此在教育訓練上，該注意這個心身的不同，而且還該用合宜的區別，及與年歲景況相宜的分離，來保護他。這種原則，按聖教會明智的規定，不單現時要緊在各學校中遵守，尤其是在青年危險的年歲，與他終身行為大有關係的時

期；而且在體育練習上，也該特別注意女子教友應有的端正。本來女子，在衆人眼前，出頭露面，很是不相宜的。

所以該常記憶神師耶穌警戒的話：「世界因為有引人犯罪的，是該受禍的。」可敬諸神昆，余懇切激發你們的經心在意，起來反對這種極兇險的錯謬，他在信友當中，傳布的已經很廣，為青年有了很大害處。

適宜的教育

為得到完備的教育，要緊注意使兒童受訓練時，一切教育都與抱定的宗旨，妥善相符。

一 信友家庭的教育

天主既立了家庭，為盡這教育的職務，按本性的需要，首先當負訓練兒童之責者，要然是兒童的家庭。故此完善整齊的家庭所施的訓育，理當認為是最恆久最妥善的；而且父母家人越與兒童立善表，訓育的效果也越大。但我的意思，不是要討論，家庭訓育的一切問題，連討論其重要綱目的意思也沒有。原來家庭訓育的範圍很寬，古今許多的教育家，本着聖教會道理的精神，都有很

好的著作，其中名譽最高的，數着前邊提過的，當多尼亞諾，他把聖教會兒童教育的問題，講論的什分透澈，聖加祿包羅美，當着為父母的教友共聚在聖堂中時，曾命人當衆念誦這本書。

可敬諸神昆，我願欲留心的，是現今的時代，關於家庭訓育的事情，是怎麼失敗了的。實是因為人，對於文藝，對於官職，無關重要的事務，都肯勞心費力，下工夫預備，對於訓育子女，本是家長首要的責任，大多數的父母，反倒冒冒失失去辦，絲毫的預備也沒有，這是因為他們沈沒在世俗的事務當中了。此外為減少家庭訓育兒童所護的利益，差不多到處，驅逐幼小兒童，離開家庭的風俗，一日盛於一日；所借的說辭，有經濟方面的，如使他去習藝經商，也有政治方面的。還有的國家，強迫兒童離開家庭的團聚，送入毫無宗教思想的社會學校，雖說是為訓練兒童，其實正是為殘害兒童。原來他們的宗旨，是要使兒童，按着他們鼓吹共產的希望，都沾染上殘忍仇恨的心思。這樣殘殺無罪的兒童，比先前更是兇狠。

聖 教 會 的 教 育

爲這個緣故，我因耶穌基督對於人衆的聖愛，懇切呼求諸位靈魂的善牧，絲毫不遺餘力的，或講論道理要理，或用言語文字，在百姓當中廣爲宣傳；不但公公的說，還要細細講，使爲父母的教友，都完全明白，他們對於子女聖教會道德公民的教育，擔負什麼責任；也使他們明白，除了立好表樣之外，用什麼規則方法，更容易辦理這種教育。這類的指教勸勉，聖保祿宗徒在他的書信上，是常提不倦的，尤其是在他給厄弗所人寫的信上，除了別的事之外，還囑咐這件事：「你們爲父親的，不要激怒你們的兒女。」這樣的招惹激動，却也不單因父母待兒女過餘嚴厲粗暴，特是因爲父母，不擔待兒女生來的脾氣性情，也不知道訓練合適的方法，尤其是因着家庭中習慣用的，那種溺愛就全的管教法，因此縱成兒女心中的偏情。故此爲父母的，同樣兒童的師長們，該留心，他們原是代替天主，使用天主賞給他們的地位權柄，完全爲兒女的好處；決不該爲叫自己得利益，但該栽培訓練兒童，到甘怡聖善敬畏天主的地步。敬畏天主乃諸上智之始，只在這敬畏中，纔能有真實敬長的

教宗比約十一世通諭

心。失去了這個敬畏，家庭社會都不能有恆久的秩序，安靜的和平，及各種順利。

二 聖教會的教育

人性，特是因原罪更敗壞了的，人性的力量很軟弱，到底天主因無限的仁慈，用聖寵極豐富的相幫，和聖教會所有的，許多清潔人心，引人向善的方法，扶助他。所說的聖教會，就是基督的大家庭，他便是一個，與各個小家庭，極適合極連貫的，掌理教育的。

這個爲美備訓育極合式的根據聖教會，不但有聖事七跡，爲賞人聖寵的事物，也不但有，很能堅固青年向善的禮儀，有聖堂的建築物，其中的禮節，雕刻，繪畫，及琴樂歌聲，爲啓發熱愛莊嚴的心情，有很大的相幫，而且還津貼輔助很多各式的學校團體，及各種的訓育機關。這些事業的宗旨，是爲用有幸福的方法，及體育的訓練，養成青年的道德，知識，學問。聖教會輔助保養這類事業的富力，不但顯示聖教會，慈母式的照管，絕無有的奇妙和美；至於能決定聖教會和家庭，是純正教育

神聖惟一的處所。

三 學校的教育

到底新生的子女，該授以富強國家的藝術和科學，家庭獨自不能擔負這個責任，所以纔興起公家的教育。但是最須注意的一層，就是聖教會和家庭，協力合作，遠在國家以先。所以若按歷史的憑證，追究文學的根由，便知學校，原是為輔助家庭和聖教會的。因此公家學校，不但不能與家庭或聖教會反抗，反該極力與他們合作，以致於學校家庭聖教會三個，共同組織一個純正教育的聖所。若不然，學校背離了他的宗旨，必要變成毒害青年的地方。

這件事情，連那位對於青年教育，很享大名的俗人（多瑪塞武，）也明白的承認。他的著作，因有偏於自由的謬見，雖不能完全採用，但他却說過這話：「學校若不是聖堂，便是禽獸的巢穴。」又說：「兒童教育上，若智育不與宗教家庭社會所重的德育，互相連貫，人便成了可憐無能的。」

因此，那些稱為「中立的」或「凡俗的」學校，自然是必

要把聖教會教育的基礎推翻，從學校中剷除宗教的思想。這些學校，表面上是中立，實際上却是排斥仇恨宗教，至少將要到這個光景。

自然不必也用不着，把前任教宗，特別是比約九世，良十三世，所聲明的事，再行重提；正當他們的時代，這種凡俗主義的大瘟疫，浸入了公家學校。我只把他們的懇求，和聖教法律的規定，重提明證一番。前任教宗的訓誡，和聖教法律的規定，禁止公教青年，不拘據何理由，也不許入無宗教或混合的學校。混合的學校，就是不分公教和教外，都在一齊訓育。到底在幾樣時候，地點，特別環境上，只有主教能審斷，准許入這類的學校。還有一件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學校中，尤其是若只有一個學校，一總的兒童都該入這個學校，雖然課外教授公教青年道理規誡，到底公共教授公教和外教兒童，學問藝術的教員，都是外教人。

也不可因為在某學校教授宗教學，（普通教授的也不帶）就以爲這個學校，尊重聖教會和家庭的權利，也值得受公教學生的歡迎。因為爲使任何學校，實在有這種光

聖 教 的 會 教 育

景，最要緊使訓育學理，學校制度，教授課程，及各科所用的書籍，都灌注聖教會的精神，服從聖教會慈母的指導監察，且能使宗教自己，定立全盤訓育方法的基礎位置。且不但在教授初級學科的小學該如此；在教授高級學科的學校也該如此。按教宗良十三世所說，「不但在一定的時間，該以宗教學教訓青年，其餘各種訓育中，也都該有熱心的意味。若不如如此，這個聖善的習慣，入不了教員學生的心，也不能熾熱他們的心，從各種科學中，得的益處很少，屢次受的害處反倒很大。」

到底也不可以說，國家因他的民人，對於宗教的思想，不一致，除了用無宗教或混合的學校，實在為經營兒童的教育，沒有別的辦法。因為國家，只要允許聖教會和家庭，辦理教育的工作，隨便繼續完善辦理，反倒能更明智更容易管顧國民的教育。其實這種辦法，本來能實現，並且使家庭滿意，使公家的訓育和安寧，都獲實益，據我們在幾個國中的觀察，便可以證明。有幾個國家，國民所信仰的宗教，雖然大不一致，到底學校的制程度設施，不但關於教義，絲毫不侵犯家庭的權利，因為

在那裏為公教青年，另有公教的學校，而且國家頒發的教育經費，為家庭以理要求的學校，也是公平正直的。但在其他複雜信仰的國內，事實大不相同，因而公教人民，受了很大的損失。他們為妥當訓育子女，只得自己捐資辦理學校，全賴主教們提倡指導，及司鐸修士的相幫。他們實在沒有忘了，所擔負的重大責任，大方勇敢；實在可嘉，抱定公教青年，該受公教教育的宗旨，如同是他們工作中，首先當顧及的。他們所辦的學校，若不能按着公理的要求，得着公家經費的補助；至少官府，若不願意蹂躪家庭的權利，不願意壓迫合理的自由，便不能限制或取締他。

不拘在什麼地方，這個自由的根本（教育）受攻擊，或假借許多的理由來限制，實是公教信友不會積極努力，或不肯有所犧牲，保護他們的學校不受損害；不會注意，使關於教育的法律，定的公允。

公教的工作保護教育

實在信友們，為提倡保護聖教會的學校，使他們的兒女得益處，不拘作什麼，一定沒有疑惑，都是信仰的工

作，更好說是盡公教進行的職務，實在叫我為公父的心喜歡至極。這些竭心盡力，用各樣方法，專務這極重要工作的團體，實是該特別讚揚的。

所以該極力的宣傳，使衆人都理會知道，信友們為他們的兒女，要求公教的學校，決不是辦理政治黨派的工作，只是盡他們信仰的責任，按他們良心的要求，實在不得不辦。並且他們的意思，不是要使他們兒女，喪失國家的觀念和精神；却正是要用極完備，且與國家的利益極符合的方法，來栽培這件事。因為真正的公教人，受了公教道理的訓練，因此纔在不拘任何合法政體之下，顯出他是極愛國的好國民，忠誠實意的服從國家的政權。

在這等與聖教會，及信友家庭符合的學校中，決不致於發生什麼危險，使學生所受聖教會的訓育，被各樣假科學的煽惑；只須教員們，盡他們教師的責任，把書中錯誤的謬理，指點出來，辯駁明白，叫學生體察。如果施用這般的防範，用純正的道理來補救，那末聖教會青年的教育，不但不能因此受害，反到能得利益。

用這種訓育法，研究國語文學，也決不能使聖善的道德，受些微的影響。因為聖教會的教師，好比蜜蜂一般，只採取花中純潔的部份，其餘皆棄而不顧，這原是聖巴西略教訓青年，該如何習讀文學，說過的話。

這種重要的防範，連外教人坤提良也主張。其實却不阻止聖教會的教師，參考使用，一切為教授科學，現今適用的，妥善有益的文學。按聖保祿的話：「要察考那一切的事，持守那聖善的。」所以幾時採用新文學，却不可輕易棄捨，自古以來，事實證明有很大効力的舊文學，尤其是在研究拉丁文。可惜這種研究，因忽略了教授的方法，這固然是不對的，眼見一日比一日衰敗。其實這種方法，為人文的進化，實在很有用，特是在聖教會的學校很盛行過。按老年傳下很好的風俗，聖教會學校的青年，處在現今的環境，固然該研究文學科學，但同時也該切實通澈正經的哲學，必須把彼輩漫無倫次的輕浮拋開。他們真如塞內加所說：「若他們未曾去追求那些無用的知識，恐怕已得到了緊要的知識。」故此教宗良十三世的幾句言簡意該的話，聖教會的教員，都該

聖 教 會 的 教 育

常念不忘：「必該辛勤努力，不但使教育的方法合宜完備，還該使文學科學上的訓育，完全與聖教會的品德相符，尤其是在哲學，因為各種科學正確的理论，大半是根據哲學的。」

一、培植良好的教師

但是學校有功效的成績，不在有妥善的規則，實該歸功於正直的教師。這等教師都有很好的預備，並且對於教授學生，所擔任的科學，都很精通；思想品行，都有榮譽，相稱他們重大的職務。他們對於所管理的青年，滿懷超性潔淨的愛情，如同愛耶穌基督，愛聖教會一般，青年便是他們極可愛的兒女。因此可見，他們也實心的注意，家庭和國家真實的利益。故此我得到很大的安慰，實在該感謝全善的天主，因為見了修士修女當中，有多少人，為教訓青年兒童的緣故，犧牲了他們自己，成了多少極好的男女教師。並且這些人，為更堅定他們的心志，進了特別的團體公會。這些團體公會，好似是公教工作最崇高最穩固的相幫，實在是該稱讚該推廣的。他們拋開自利的心，熱心勇敢，去專務管理栽培青

年的工作。這種工作，聖厄我略那^{St. Eusebius}，稱他是「藝術

中的藝術，學問中的學問。」這等精通聖教會教育的人，原是衆位神牧，各修會上司，該極力栽培的。神師耶穌的話：「莊稼可是不少，工人却是不多，」既為這等人也很相符，所以我懇切祈求天主，再多打發些工人纔好。此外還要緊按青年所處的環境，指引保護他們的教育，因為他們如同蜜蜂，容易沾染惡習，所以不論他們在什麼環境裏，常該替他們剷除敗壞的機會，因為不好的往來，敗壞好品行。

二、痛斥世道的衰微

至論現今的時代，敗壞青年道德信仰的機會，越增加的更多了，所以也越要緊辛勤的防備。特是些邪書惡書，許多的價值很賤，不懷好意的傳布；還有看電影，如今又有了無線電話，足以教大多數人，容易知各樣的事，容易觀各樣的戲。這類的東西，不拘為宣傳什麼，都是很有力量的相幫，假如若按純正的原則，好好管理，必定為訓練，教育，都能有很大的益處。可惜大半都為鼓吹私慾，及不能壓足的貪心用了。聖與思定曾傷嘆，當

時的教友喜看遊戲的熱烈，也會以很激烈的話，述說他的朋友亞利比武的荒唐，幸喜這個不過是一時的。現今有多少，被這些新戲惡書鈞引壞了，該當叫他們的父母師長痛哭的青年呢。

故此凡是本着聖教會的精神志意，專務教育，保護青年心志的事業，都是該當稱讚相稱的。他們用對症的書報，叫父母師長認識，那些用惡書惡戲，謀害信仰道德的狡猾詭計。並且努力，在民衆中散布好書，扮演與良好教育有益的新劇。有時還用大批的款項，建築戲場電影園，不但爲教友的道德，沒有絲毫的妨碍，反倒有很大的益處。

但我所說該用的這等保護防範，決不是叫青年，和那些與靈魂肉身很有關係的人，斷絕來往。只是爲叫他們得着保護，有了教友的勇敢，特是現今的時代，去抵抗世俗昏迷的錯誤。世俗，按聖若望的話，完全是「肉身的貪慾，眼目的快樂，生活的驕傲。」按忒滔良論起初的教友所寫的，「與世俗往來，却不沾染錯誤，」時時代的教友該怎麼樣，現時的教友也該怎麼樣。

因着忒滔良這句話，提到了，我本打算末後再說的，一件很有關係的事。就是聖教會的教育，從他本身的宗旨看來，究竟根據什麼。這件事倘若仔細思索，便明若觀火的，顯出聖教會有教育至高的職務和責任。

聖教會教育的宗旨和方法

聖教會教育本身，直接的宗旨，是與天主聖寵合作，使人成爲真實齊全的信友，即是在因聖洗復生的人身上，表現基利斯督：就如聖保祿所說極誠懇的話：「我的小子們，爲你們我又受一番產生的苦，直到基利斯督的像，成於你們心中。」因爲真實信友，該在基利斯督身上，度他們的超性生命，「基利斯督就是你們的生命。」在一總所辦的事上，都該發顯這種生命，「爲叫耶穌的生命，在我們有死的肉身上，顯明出來。」

一 造就真實信友

既是如此，所以人類的行爲，或歸於肉身靈魂，或歸於知識道德，或歸於個人家庭國家，完全的綱領，都包括在聖教會教會之內，不但絲毫不減少他的力量，實是爲用基利斯督的表樣道理，來鼓勵

成全他。

所以一個真實的信友，受了聖教會的教育之後，便成了超性的人。他的思想審斷，及他恆心如一的工作，完全合於，耶穌以表樣以道理光照了的正理，實在是個心志堅強的人。因為性質純正的人，不是那些自以為是，固執已見的人，乃是個謹隨永遠公義正理的人。外教的人阿拉西也明白這個理，所以他讚揚義人的時候，同時也提固執已見的人。但是，若不如同真實信友的行爲，把該歸天主的給天主，便不能完全遵守公義的正理。

聖教會教育的這個宗旨，教外人免不了以為是個虛妄的思想，甚或認為這個主張，若能實現，必定摧慘至少敗壞本性的能力，並且是人生工作的障礙；所以必然不能與人類的社會，及現世的順利合作；為各等文學科學藝術，及人類和國家進化的前途上，也有很大的害處。這種懷疑，古來的外教人，雖很有學問，但不明白聖教會的事理，且又被成見的迷惑，也會設想過：可惜近來的時代，更是屢見不鮮，更顯凶猛了。忒滔良解釋說：「我們不是世外人，我們記念對於造萬物的主宰天主，該感謝的義務。我們盡力檢點，不敢妄用或浪費天主造的

萬物。況且我們在這世上居住，豈不能沒有街市，浴室，酒館，商店，客棧，及你們的集市，和一切的來往。我們航海，當兵，務農，經商，樣樣同你們在一齊。故此我們習練的藝術，發明的的工作，也是為你們的用處。我們既仗着同你們來往活着，我不知道，怎麼還拿我們當作，為你們的事務，是無益處的人。」

二 完成高向國民

因此可知，一個誠實的信友，在此世上，決不致於放棄該作的事，也不抑止本性的能力，反倒涵養他，成全他，把他與超性的生命合併，使本性生活的方法更完美，得着更有效力的幫助。這類幫助，不但為靈性永遠的事務，而且為現世生命的需要，原是很合宜的。

這件事實，聖教會的全幅歷史，和教育史，完全可以證明，直到而今文明國家及人類進化的史料，都和這歷史相符。聖人的行實却更能表顯這件事實，他們從聖教會獨一慈母無窮的生育中而生，表現了聖教會教育完美絕對的理想，光耀了人衆的團體，使各類人都沾了實益。他們對於人類，功勞實在不小，在國家的各等階級中，

聖 教 會 的 教 育

及生活的各等環境上，因為立了齊全聖德的善表，都很出名。因為這些人中，有的是鄉間老實的農夫，有的是文學格物的博士，弱小的工人也有，軍隊的將領也有，有當家長的，有為國君的，有嬌弱的女子，有管理家務的婦人，還有做王后或帝后的。但是我可用何等讚美，

來稱揚那些傳布福音的人呢：他們在開教的區域，下很大的辛苦，為人也造了暫生許多的幸福，使蠻野的民族，得了信德的真光以外，還得了文明國家進化的利益。

我該怎樣讚美那些，本着基利斯督仁愛的精神，為相幫別人，創了各樣善舉的人呢。還有那些創立男女修會的聖人，實在很多，我又該怎樣讚誦他們呢。他們把聖教會教育的事業，委派他們的修士繼續傳布，實在為家庭為國家，有了非凡的利益。

三 以神師耶穌為法式

請看這些事實，都是從聖教會教育，發生出來的恩惠，實是因為聖教會的教育，能仰賴基利斯督，把人提拔造就到超性生命和道德的地步。神師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，既是這生命道德的原始，也是他能賞給人，所以他給

一總處在各等環境的人，尤其是青年人，把自己立成個表率，特是他年長的時候，是人該瞻仰效法的。因為他專務一切關於個人家庭社會的德行，雖在天主及人前很光耀，他卻隱藏勞苦着度生。

結論聖教會教育的成績

這類的寶藏，向來未曾什分看重，如今也不過畧提了一二，原與聖教會有密切的關係，好似聖教會的性質，專為掌理這類寶藏。因為聖教會，本是基利斯督神秘的軀體和淨配，所以也是個富於生育的母親，尊高完美的教師。故此博學的大聖人奧思定，不久我們要慶祝他去世十五世紀的週年，他因對於聖教會的聖愛所感動，呼喊說：「聖教會你真是教友們的慈母，你不但講勸，該至純至潔的恭敬天主，得了天主，便得真福的生命；你還對於眾人真有仁慈愛情，使因罪惡呻吟的靈魂，在你面前，能找得各樣病症的良藥。你用誠實訓練孩童，用勇毅訓練青年，用靜養訓練老人。不但按人肉身的年齡，還按人靈魂的光景，教導人：你使為兒女的，歡心服從父母，使為父母的，慈愛管理兒女。你用聖愛的鎖鏈，

連絡弟兄，比血統的關係，還更堅固密切。你把族人，把種族，把衆人，本着同由一原祖的思想，不但以社會，而且以手足之情，連合在一齊。使爲君的照管百姓，使爲民的服從君長。你詳細指教我們，該尊重誰，該愛慕誰，該恭敬誰，該畏懼誰，該安慰誰，該教誨誰，該申斥誰，該責罰誰。教我們知道，雖不能衆人一律相待，到底該愛衆人，不該教任何人受害。」

可敬諸位神昆，如今我們大衆向天上，舉起我們的心神，抬起我們的手來罷，呼求我們的大司祭，我們靈魂的



善牧，天上的君王，萬主之王，用他全能的力量，使聖教會的教育，在普世上，一天比一天更得極美好效果，而且日益增多，使普世各人各國家，都沾利益。

可敬諸位神昆，我以慈父的必勝，賞賜你們，及你們的司鐸信友，宗徒的降福，作爲天上此等神恩的徵兆。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余即宗教位之第八年，自羅馬聖伯多祿聖殿發。

教宗比約十一世

(PII XI, 31 Dec. 1929)

◀ 教 育 通 牒 一 十 約 比 宗 教 ▶

● 節 目 ●

討論聖教會教育的動機

聖教會教育的體質緊要和尊高

教育的職務歸誰

聖教會教育的職務

一 優勝的特點。

二 超性慈母的地位。

三 聖教會教育的範圍。

四 聖教會教育權與家庭教育權相協和。

家庭教育的職務

一 家庭教育權大於國家教育權

二 家庭教育權雖不可侵犯却不可自行獨斷。

三 尊重人權的國家承認此種權利。

四 聖教會保護家庭教育權。

國家教育的職務

一 公共的利益。

二 兩種義務。

三 國家能專辦何種學校。

四 聖教會與國家相連絡。

五 與聖教會合作的緊要和利益。

教育底目的

一 自然教育的錯誤。

二 性教育的危險。

三 男女合校的誤解。

適宜的教育

一 信友家庭的教育。

二 聖教會的教育。

三 學校的教育。

公教的工作保護教育

一 培植良好的教師的功績。

二 痛斥世道的衰弱。

教育會教育的宗旨和方法

一 造就真實信友。

二 完成高尚國民。

三 以神師耶穌為法式。

結論聖教會教育的成績

52

484432



SKBC
AG
340-01
26